

旅行，片段（后续）

—

金曲奖结束了。

几个小时前下面黑压压的人们就像变魔术一般的消失了；从场馆三楼的位置往下看，现场只剩下拆除舞台装置的工人们在忙碌的穿行，准备了几个月的舞台按场地规定需要在24小时之内拆除。

获奖的艺人们纷纷在媒体曲接受记者角度刁钻的访问，几位当红歌手受访问题已经从下一张唱片的概念跳跃到昨天被记者拍到一同吃饭的人是谁。

没有获奖的艺人则就心思各异了，有些早早的离席避免被拍到一脸失望，有些人则看的很开，拉着同行业内在after party上推杯换盏，旁人不知道只看表情倒分不出到底谁是失意者。

每个人在这场一年一度的大型典礼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无论称职与否，都算是给过往一年自己了一个交代。

是踌躇满志还是擦干眼泪，新的业务年已经到来，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里，只要能生存下来就已经算是胜利了。

虽然经验丰富，情绪亦超然冷静，张耕宇也不免在典礼结束后泛出这许多情绪，几个月的辛勤工作终于走到了一个句点，接下来无非是各种效果反馈，经过了去年的淬炼，包括他自己和工作组同仁，都对结果持乐观开放态度，好的坏的一应俱受，尽责尽力的付出了心血所呈现的，一定会有基础品质的呈现，其它不能控制的部分，则由着它去；想着许多，他不由得拿出手机再看了一眼，刚才发出的消息的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算算这个时间距离他们约定的联系时间已经过去了许久，他犹豫着要不要去他的休息室看看。

“Di~Di”

一条简讯传了进来。

“我在车里等你。”

他看了一眼讯息，叫来助手把接下来的工作一项一项交待好安排，然后一个人往停车的地方去了。

打开车门，今晚典礼的主持人此刻已褪下表演服，穿着自己的T恤和宽松短裤半躺半坐在那里，看到他则递过来一个疲惫的眼神。

张耕宇看在眼里，心脏跳了一拍，这一晚的结束对两人来说都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是对眼前之人的脆弱神经或许更甚，毕竟别人不会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准备，虽说他对结果从不强求。但自己却会关注每一个评价，他总会希望他的完美得到人人称颂。

他顺了顺他略显凌乱的头发，按着他的肩膀不让他动，然后平缓的发动了车子。

先带他回家，现在需要的第一优先级是休息；

对两个人来说都是。

--

【台北】

午夜时分，车子稳稳停在一座私宅门口。

这里距离闹市已有一段距离，远离车辆熙攘的马路，周围远处稀稀落落的散落着几座雅致的低矮楼栋，有些院门口点着昏黄的灯，有姿态可爱的家养猫崽在院门口探出圆圆的眼睛，一路看过去，颇有些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这是张耕宇的一处自留地，他曾经偶然来这附近拜访一位业界的前辈，发觉这附近的建筑格局颇带些禅意的氛围，所处的位置又兼具远离嘈杂的隐私性，于是便委托熟识的朋友帮他留意这里的房子，后来听闻那位前辈出国移居，他便趁着机会买了下来，之后他按着心意修缮装饰了这里，便把它当成了一处休心之所，不需要工作，或者疲累了的日子，他便驱车过来小住几日，内心的纷纷扰扰总会被涤荡清扫。

他也曾带身边的人来过几次，但他似乎对他颇费了心思的装修布置不感兴趣，反而对屋内各处的手工编织摆件爱不释手；张耕宇曾经去因公旅行到访罗马数次，一来二去的他淘了不少当地市集上的手工制品，多是色彩温暖，由天然植物编织的而成动物玩偶。因为他喜欢，他则每次有机会去就又带一些回来；慢慢的房子随处便摆着三两只猴子，小狗和狮子……有时候张耕宇忍不住会想：也许庾澄庆自己内心就装着一只小兽，所以他需要这些“玩伴”，令人伤脑筋的只是陆地动物的种类都快被他凑全了，下次也许应该问问他要不要养鱼？

张耕宇拉着他进了玄关，顺手走到墙边开启空调和新风系统，考虑到身边的人鼻腔敏感脆弱，两人因忙碌已多日未能来到这里，而室内的空气显然得尽快更新一遍才是好主意。

关好门，来人被安排坐在他最喜欢的那张堆满玩偶的沙发上，然后被他快速的塞了一个靠垫在背后。

然后谁的手机响起来电铃声，而张耕宇知道那不是自己的。

他朝他递过去一个眼神，然后自己朝着浴室走去。

电话铃声在仍然持续着。

……

意料之中的电话。

电话那边的男人情绪还算平静，但开口语气不免带着些恼怒，他问他为何不等他做完记者群访就离开了，他告诉他很累了只想休息。然后他留下了一个航班返航时间，让他现在去见他，带着紧迫的追问，“来还是不来？”，他未置可否，沉默半晌，最后留下一句“早些休息，一路平安”，然后挂了电话。

庾澄庆感觉有些惶恐，他很少出现这种不甚健康的情绪，他决定压下乱七八糟的想法，这本应是卸掉几个月的准备重任之后，平静的，放松的一个夜晚，他不想破坏它。

想到电话里男人的口吻，身边氤氲的热气似乎瞬间消散了，寒意像冰棱形成的第一道折线，一束从心脏的延伸出来寒意迅速扩散到毛细血管电，脖颈后发梢汗水的滴下一串水珠，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这酷暑天气，简直比冬夜还要冷，他想。

张耕宇回来的时候，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似乎很快已经走到结束，他的头深深的低到肩膀下面，看不见脸，但他直觉他现在的样子简直比刚才在车里见到的更疲惫许多。

他刻意让脚步声释放出来，慢慢走过去，在距离他只有一只手掌的距离时蹲了下来，把自己温度适宜的双手放在对方瘦削的膝盖骨上，意外的发现他身体很冷，也许是室内的温度调的太低了，他刚想站起来，却被他拉住了，他抬眼对上那双黑色的眸子，那双平时流光溢彩的眼睛，此时却带着一丝怯生生的彷徨；

他感觉到内心某个地方开始变的柔软，当这双眼睛呈现着这种神色时，他知道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等他开口。

庾澄庆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的脸，想从他的表情里看出质问的表象，可他只看到了对方的眼神温柔且怜悯；一双温暖的手掌抚过自己暴露在空气里的脖颈并停在那里，他喜欢被他这样抚摸，他修长的手指总是喜欢在他细弱的锁骨那里

摩挲；像出自于身体本能一般，他把头略微侧开，暴露出更多颈侧的皮肤给他，他也从善如流的拂过这些地方，一边按摩，一边抚慰，让他舒服得眯起眼睛。

这确实有些在撸猫，张耕宇想。

他为了演出把头发染成了深紫色，失去发胶的作用，深紫色的发丝软软的耷拉在脖颈上，

当手指穿过那片柔软的发丝时，他惊讶得发现自己像是在抚摸一片水草，湿润、冰凉；

“不行，你这样下去会发烧的。”他猛地站起来，双手拉着对方的手臂，像托举孩子一般的姿势，半抱半架的把对方拎起来，直接往浴室里带；“可是我已经在休息室冲过淋浴了”他听见这人哑着嗓子嘀咕，“别嘴硬了，我打赌你最多冲了两分钟水就出来了，而且你还不好好吹头发。”

“.....”

当他半躺在浴缸里，水漫过他的脖颈接近下巴时，张耕宇才感到略微满意一些。

也许是适当的温度和温润的空气，他的脸色变得红润许多，张耕宇捏了捏他的脸，准备让他一个人待会儿，而本应躺在浴缸里的人看出了他的意图，猛地把胳膊伸出来甩起一片“哗啦”的水声，浴缸里的人此时耸起肩膀，小臂绷紧，细长的手指抓住浴缸的边缘，姿势像是准备狩猎的猫；

他听见他软软的声音飘了过来；

“你可以在这里陪我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

“我有话想对你说.....”

“先放松，话可以等一下再说。”

“.....好。”

张耕宇靠近他，轻轻地把他被水打湿的头毛拨开，让那张洁白的脸露出来，他的脸色现在比先前好多了，红润的色泽从双颊透出来，看来恒温浴缸的效果确实不错，他满意于他的体温的恢复速度，暗自感叹着。

一团带着水汽的吐息靠近他，然后是柔然湿润的嘴唇贴了过来；像小动物一般的一个吻，寻求主人的安慰。他并没有打断他，而是自然而然的接管了靠过来的嘴唇，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个吻持续下去，吐息交汇之间，两人的呼吸频率逐渐趋于一致，绵长的呼吸如同水底的潮气和波纹，在温暖的浴室内，他们不约而同的睁开眼睛看着对方，在对方瞳仁的映照中他发现自己的神色开始变得热烈而暗沉，而对方看起来已经被他吻得迷迷糊糊，随他处置。

庾澄庆在温热的水感觉到四肢百骸渐渐放松，看着陪着自己忙碌了几个月的爱人他有些感动又有些担忧，他本来想说些什么，但思绪混乱之下他只想去吻他，心里有话，又不想他离开，结果场面开始变得难以控制，好在浴缸够大，两个人一起躺进去还绰绰有余。

很快情形开始变得被动，他设法把全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嘴巴上，感觉到自己的舌头被温柔包裹，对方耐心的吸吮着自己的舌尖，呼吸在浴室的空气里变得湿润潮热，可疲惫的精神却慢慢得轻得像气球一般，漂浮半空中，低头注视着被亲密拥吻着的自己。

他的恋人很喜欢水，喜欢水的一切形态，喜欢下雨，喜欢游泳，喜欢泡温泉，也喜欢幼稚的黄鸭子和泡泡浴。

而张耕宇则爱极了在水中和他做爱的感觉。

在不到三十平米的封闭空里，恋人把尽数柔情和坦然相互馈赠。

温热矿物质水源包裹着两具胸膛和怦怦心跳，意识开始涣散，肉体想要沉浮，却一次次被极大的刺激拽回水面。

内里的酥麻感想乘坐直升机一样飞速上升，就快到达极点的时刻，紧紧抱着他喘气的人被稍微放开，他退出那具温暖身体然后把他抱了起来。

“……？”白净的脸此时已经红透了，难耐的眼神看着他泛出疑惑。

他全身软绵绵的，已经被完全开发后又空虚下来的感觉再难受不过了，他很难承认自己浑身都染上了他的味道，他只想让他继续。

“可以的话，试试自己动。”

男人平时的嗓音是冷静又富有磁性的，而此时欲望占了上风，他开口带着一些沙哑，这个声音像是有魔力一般，引领他的意识和肉体不自觉的附和。

他害羞的抬眸瞥了他一眼立即避开，但还是乖乖的跨在男人身上，白皮肤上附着薄薄的一层水痕，破裂了又交汇在一起。

嘶...随着动作他发出低哑的叫声。

水中闷声拍打的啪啪嗒嗒声宣告着羞耻与欢愉。水流上下冲刷着他们结合的地方，有一些好像涌进了身体，然后被不断地深入顶弄搅动，挑拨逗留。从根本上向全身传送着源源不断的酥麻。

他被这种从未感受过的神秘快感逼得忍不住扭动身体，却被男人在水中的手死死按住继续由下而上顶弄，他忍不住松开自己紧咬的嘴唇，小声抽气着前倾圈住对方的脖子承受快感。

“感觉还好吗？舒服么？”

感受到对方的内里因为自己突然的顶弄而收夹痉挛时，张耕宇再次放缓了进攻，仅仅对着一小部分柔和地温柔碾压；然后他在他耳边故意问着：

“唔……等一下...”

他无意识地低吟，摇着头无法回答，只感觉全身像被火烧般闷热，水是热的，男人的身体也是热的，甚至连他的那个地方也是热的……

酸软渗进四肢百骸，他只能把头埋在男人的颈窝用软软的声音说自己受不了了，胸口不断起伏，疲倦的呼吸声被情欲扭曲得变成色气的喘息。

没想到他的抱怨却像催化剂一样，男人更加大力的狠狠握住他的窄腰让他翻了个身，跪趴在浴缸里，然后自后发力大开大合地顶撞起来；浴缸里水的高度刚好没过二人的交合处，可水的阻力却增加了结合处的快感，他感觉整个身体里都被他动作灌进了很多矿物质水源，他之后该不会拉肚子吧……在意识迷乱时候他开始乱七八糟的想象。

随着男人的动作逐渐加快，他觉得眼前一片白光，双手摸索着抓紧了温暖的浴缸边沿，臀部不受控制的迎合对方的身体，快感达到了他大脑无法处理的境界，他已经丧失掉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甚至开始哀叹为什么做爱会比铁人三项还恐怖？没容许他乱想，他被翻转过来温柔抱拥着亲吻，可下身仍然被大力的抽插着，柔韧的腰肢几乎被压到对折，小腿随着顶弄颠腾起落，今晚他已经跟很多人讲了太多的话了，此时他只能哑着嗓子隐忍着发出欢愉的呻吟，男人会很体贴的吻住他叫他不必发出声音，虽然他说他很喜欢听。

“我想要你。”承受不了情欲的折磨，他哑着声音用力发出请求。

张耕宇觉得脑子要爆炸了，占有欲使得他无法冷静，看着这个人失神渴求着自己的进入，承认想要自己，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让他觉得所有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加起来都无法相比，他的爱人沉浸在爱欲里的样子令人心驰向往又隐秘无比；生命广博，世界宽大，时间虚无，与爱人结合的存在感让他感觉所有的一切付出都值得。

于是他完全顶了进去，然后俯下身贴住他颤抖的嘴唇，用力的把他压进水里。

‘……唔……’他吓得漏出一声惊喘，无处可逃的被带入水面之下承受着比水温更灼热的液体喷薄，沉浸带来的窒息感比其他感官更清晰鲜活，他只能紧紧的抱着对方，咬紧牙关感受着体内跳动的器官，然后紧绷身体忍不住释放了出来；浑身脱力的他仿佛要被男人揉碎在骨头里，他们在水里缠绕接吻，两个人都在颤抖中无声的叫着对方的名字，他看着男人的嘴型说着“爱”，可是他的氧气不够用了，他已完全无力回应这个字。

几秒钟后他被捞出，呛咳着被吸入的水分，感觉到身体里也流出了淫靡湿滑的春水，他感到极度羞耻，只想再次沉入水下然后一觉睡过去。

张耕宇环住他湿漉漉的白皙身体，动作温柔，他的爱人即使经历了情爱，也仍然清冽的像一块冰一样洁净自持。

他又开始吻他了，他记得自己后来从内到外被细致的清理干净，淅淅沥沥的水声一直在耳边响个不停，像梦里下了一场畅快的雨。

“还要不要再喝点什么？”张耕宇一边帮他吹头发，一边问着；他早就知道这个人在大型演出结束后的睡眠质量有多可怕，所以希望提前进行干预；他耐心的等待手中那人的回答，修长的手指一边享受着对方紫色头发的柔软手感，一边不断的抚弄对方柔嫩的头皮，像在按摩一般的手法……庾澄庆眯着眼睛打了个哈欠。

“我有话想要跟你说；”毛茸茸又疲倦的声音传来。

“你需要休息，还不累呀？”他尾音带着笑。

“可我现在睡不着。”

“那好。”

他回到他的身侧，随着床垫被压了下去，他从身后环抱着他，让他的背紧紧贴着自己胸膛，透过肋骨感受心跳的回声。

“你想说什么，我听着，但不许哭。”

“啊？”

“毕竟做完你都会哭，虽然你说不是因为难过。”

下身的酸软让他无法动弹，混乱的思绪他又无从讲起，像是被他说中了似的，他张嘴想反驳，但一开口就是哽咽的味道。

“刚才那个电话……是他，他说他难得从HK过来……可是……我不是…我不想你误会。”

因为刚才激烈的性事，他困难的无法拼凑出完整的句子，在他继续之前，一双手臂直接把他揽在怀里，连带着他不安抖动的双手。

他整个人被对方强势的按着，他的脸颊又湿了，但是熟悉的、温柔的吮吻从眼梢到锁骨，他不自主的微微仰着头，近在咫尺的目光瞬间胶着在一起：“傻瓜，你难道不明白吗？”

“他来出席此次典礼，是我主导跟环球那边协调的；我们属意这次的星光要足，提名的歌手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作为主办方的坚持，也是我们一早决定要达成的效果。”张耕宇决定先行剖白。

“所以你是知道的？”疑惑的口吻；

“我之前也没有完全肯定，协调这个级别的艺人的行程，本来就变数很多；但你和他的友情一定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你有这样朋友，我为你开心。”

“我和他…他让我……”他开始吞吞吐吐；

“和朋友很长时间没见，聚一聚，是多大的事情？”张耕宇觉很想逗他但忍住了。

“那你会在意吗？”他很认真的目不转睛看着自己；

“会，但我只会更在意你的努力有没有获得理应该有的尊重和回报。”他定定得看着他，直到他的脸又开始发红。

“这样，那……”

“世界很大，人和人一不小心就走丢了，你常说要珍惜，那朋友呢？”他觉得有点好笑，这家伙平时伶牙俐齿怎么在他面前总这样子；

“……”白净的面孔上终于浮现出顿悟的样子，踌躇着思考着；

“你是对的，你怎么想，就怎么去做。”

庾澄庆抬头看着他，瞳仁黑亮，坦然认真，最终他微笑着说了一声：“好。我知道了。”

“我可以在这里睡么？”听到这句话，张耕宇夸张的活动了一下肩膀，环着他的肩膀问他。

“还是你想一个人待着想想这事，我可以去隔壁房间。”

只见他羞赧的笑了一下，然后拉着他的手指头，说：“最好不要，我有点怕冷诶。”

十指紧扣，他抱紧怀里的撒娇鬼，吻了吻他的耳垂说：“晚安，主持人。”

“晚安”

夜风带来沙沙声，台北的月亮终于升了起来。

END.